

文化中国行

笔墨纸砚里的匠心传承

湖笔制作技艺、徽墨制作技艺、宣纸制作技艺、端砚制作技艺，均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代表性项目。
本报记者分别走进湖笔、徽墨、宣纸、端砚的故乡，透过代代相传的匠心，感受传统技艺在今天何以赓续绵延，生生不息。

——编者

①

②

③

④

一方端砚——
千雕万琢
刻山河

贺林平 卢舒曼

缀满枝头的蓝花楹、铺满街道的三角梅……广东肇庆，花香藏于枝叶，浸染湖光山色的古城焕发新的活力。
走进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罗海创立、今由其子罗建泉打理的艺海端砚坊，一双名为“端溪腾龙砚”的对砚，带着威严与气度扑入眼帘。走近端详，砚上九龙飞腾、瑞云环绕，极目天际、气象万千。
“这是目前砚界最大的一对麻子坑对砚，石质优异，集金银线、天青、麻子、玫瑰紫等众多石品花纹于一体，共有328颗石眼。”罗建泉说起来如数家珍。
砚，中国传统“文房四宝”之一。肇庆古称端州，位于西江之滨。产自肇庆的“端砚”以“呵气成墨、滑入肌肤”的石质、独特的石品花纹以及巧夺天工的雕刻艺术位列众砚之首，自唐初已闻名全国，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和珍爱。“端砚制作技艺”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。
罗氏是砚雕世家，生长于肇庆市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，这里“村人以采岩石为业，凡五百百余家，琢紫石者半，白石者半”，已有1400多年制砚历史。传统砚雕匠人大多遵循“技不外传”“艺必保密”的祖训，近现代以来，砚匠们打破传统，公开收徒，将技艺代代传承、发扬光大。
截至目前，端砚制作技艺已有代表性传承人29名(含已故)，专业技术人才800多人，从业人员1.2万多人……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。
过去的砚雕，是以传统技法雕刻传统题材。今年春节前，肇庆市向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捐赠的端砚巨作《鹅潭新韵》让人眼前一亮。创作者是端砚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樟忠，他选择以珠江两岸美景为背景，镶嵌广州地标建筑，充分展现改革开放“排头兵”的气象和风采。
这样的创新化表达已成潮流：端砚与肇庆自鸣钟制作技艺相结合，创作出新型钟饰摆件；与金丝银线结合，开发了砚雕文化创意产品；以砚石设计制作冰箱贴、手机挂绳、比赛奖牌、纪念手绳……
端砚艺人信奉“守正不守旧，创新不离根”，始终不变的，是刻刀过处“流淌”的千年文脉。为保护砚石资源，肇庆市政府在2000年要求停采所有砚石，推动《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》出台，以立法形式保护端砚石资源；围绕端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各有关部门形成合力，接续培养艺术大师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支持端砚艺人创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，并推动端砚文化与雕刻技艺走进中小学课堂。
“历经千年沧海桑田，端砚早已不是单纯的文房器物，而是烙着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印记的活态遗产。”身为罗氏砚雕第十六代传人，端砚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罗建泉动情地说：“让传统工艺与时代脉搏共振，我责无旁贷。”

一张宣纸——
千年技艺
载文韵

本报记者 徐 靖

将一张竹帘放入一槽纸浆，左抄一下，右抄一下，在两人默契配合下，一捞一提之间，一张宣纸的锥形从纸浆中跃然而出。简单的动作，却最是考验力度与技巧，纸张的好与坏、厚与薄，全在这一捞上。
“捞纸动作看似简单，可每捞一张纸，纸槽中纸浆浓度都在降低。越往后捞，越要下水深、动作慢，才能保证每张宣纸的重量一致。其中的微妙变化，全凭感觉。”宣纸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东红说。40年间，他亲手捞出1000余万张宣纸。
然而要成就一张真正的宣纸，捞纸不过其中一道工序。
“宣纸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《历代名画记》中，“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，用法蜡之，以备摹写……”宣纸产于安徽泾县，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。“轻似蝉翼白如雪，抖似丝绸不闻声。”其传承千年，纯白细密，绵软坚韧，不蛀不腐，被誉为“千年寿纸”。
据粗略计算，宣纸传统工艺有100多道工序，可分成原料、制浆与成纸三部分。先将“有形”的檀皮和稻草变成“无形”的纸浆；再通过配浆、捞纸、晒纸、剪纸、包装等成纸工序，将“无形”的纸浆变成可以使用的宣纸。其中大部分工艺至今无法使用机器替代。从原料到宣纸成形，需历时3年。
漫长的制作周期、繁琐的制作技艺，每一张宣纸都凝聚了汗水与坚持。“工作是枯燥了些，不过宣纸不仅仅是门手艺，也是国家名片，把制作宣纸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，内心就会充满自豪感和责任感。”周东红说。
正宗宣纸以青檀树皮长纤维和沙田稻草短纤维为原料，辅之以优质山泉水。其中，青檀皮以泾县乌溪村及周边地区所产为最。而山泉，离不开乌溪村当地分别呈弱酸性和偏碱性的两股山泉。自古以来，宣纸最上品者，乌溪出品，别无分号。
如今，乌溪再次因宣纸而兴。占地近3平方公里的“中国宣纸小镇”建成，2024年接待游客数超40万人次，创造经济效益近2000万元。
随着电商的发展，宣纸企业纷纷“触网”。据了解，仅泾县丁家桥镇，宣纸销售电子商务集聚区中经营户多达1100余户，全年发货量超过500万单，宣纸电商及其周边的从业人员2000多人，人均年收入5万元以上。

一锭徽墨——
千锤万杵
闻墨香

本报记者 徐 靖

晨光中，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老胡开文墨厂已漫起墨香。
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”捶墨室内，墨团在铁臼中与麝香、冰片、珍珠粉等多种辅料交融。师傅们抡起方锤，随着千年传承的节奏起伏，一次次捶打。正是千锤万杵之下，阵阵墨香扑鼻而来。
“常言道，墨要‘十万杵’，少一次都出不了‘拈来轻、磨来清、嗅来馨、坚如玉、研无声’的筋骨。制墨过程中为了确保烟和胶完全融合，要经过多次捶打，一块墨泥平均要捶打200下，同时还要掌握力度和角度，很考验经验与技术。”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、老胡开文墨厂厂长周美洪说。
徽墨产于古徽州府，香味浓郁自然。清代徽墨制作四大名家，即曹素功、汪近圣、汪节庵和胡开文。其中，胡氏的“地球墨”，于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，负有盛名。
炼烟、和胶、制墨、晾墨、整理、描金、包装、墨模制作……徽墨制作配方讲究、制作工艺复杂。
炼烟中，所炼之烟主要分为松烟和油烟。松烟的制作，选用松枝为原料，烟窑长80米，每隔数米便开小孔用于排出烟气。烟煤附于窑壁，待冷却后将其扫下收集。油烟的炼制则有所不同，烟房必须密闭，不透一丝风。制作时，用灯草点燃油灯，每盏灯上覆一瓷碗，让烟熏碗里。
制墨过程，很是考验工人的水平。和胶环节，搅拌均匀后，将墨块从恒温的炕炉取出，置于墨墩上反复翻打。后分成小块，搓成墨丸并嵌入墨模，经过挤压、冷却后定型脱模。再经历漫长的晾晒定型，工人以一双巧手描金，历时数月甚至数年，始成徽墨。
如此这般制成的徽墨，落纸如漆、色泽黑润、墨香四溢，留下的墨迹可经上百年而不褪色，算得上“一点如漆，万载存真”。
“徽墨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载体，传承徽墨制作技艺，让更多人了解徽墨、使用徽墨更是我们的责任。”周美洪说。
为了适应新形势，实现转型发展，老胡开文墨厂从2017年起至今每年开发文创产品40套，累计创收约2600万元。2018年凭借扎实的徽墨制作技艺为故宫博物院成功修复乾隆年间“御制咏墨诗”13副(套)徽墨，得到故宫专家组的好评。目前，老胡开文墨厂的产品达到上千种，不但在国内市场享有盛誉，还远销日本、韩国。
上午9点，产品研发部主任周健准时打开了直播。“大家好，今天，我们来一起了解徽墨的制作流程……”
“现在我们有两个直播间，在不同平台进行直播，年销售额可以达到1600万元左右。”周健介绍。
互联网的发展，为老胡开文墨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。“通过在直播间和网友的沟通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下年轻人对徽墨的尺寸、图案甚至包装等的不同喜好，在生产时就有了更明确的方向。”周健说，当然，更重要的是通过直播，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，让更多人了解徽墨、体验徽墨。

一支湖笔——
千年湖颖
书风华

本报记者 窦瀚洋

浙江湖州，距离南浔古镇不远的善琏镇，家家户户因制作湖笔而闻名。晨露未晞，湖笔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晓华推开善琏湖笔厂的门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“千万毛中拣一毫”。湖笔的笔头是在水盆中制作而成，没有水盆就没有湖笔。
“为保持动物毛形态，只能用冷水，水盆工的手几乎全程浸泡在水里。”王晓华说话间，将手放入水中，借助灯光细心理顺，剔除其中的杂毛、绒毛以及无锋之毛，筛选出优质笔毫，保证笔尖的质量。
一支湖笔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，需经过12道大工序，其中以择料、水盆、结头、择笔四道工序要求最高、最为讲究。
“尤其是择笔，主要工序由技工专司，格外讲究锋颖。”邱昌明是湖笔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他边介绍边演示着。只见他将笔头在干燥状态下散开，一手握住笔杆，一手拿着修理工具，迎着光线将没有锋颖的笔毛拣去，最终在放大镜下，每根笔料尖端1.5毫米处的“黑子”闪着玉色光泽。
邱昌明告诉记者，笔工称锋颖为“黑子”，颖是笔锋尖端整齐透亮的部分，湖笔工艺尤为重视“颖”，湖笔也因此被誉为湖颖。湖笔笔锋虽尖，但蘸墨铺开，内外整齐无长短。
一支湖笔，简单无奇却又精妙无比。制作工匠要秉承“静、纯、美”准则，才能制作出“尖、齐、圆、健”四德齐备的成品湖笔。
邱昌明在择笔这道工序上，整整干了45年。像他一样，湖笔厂绝大部分工人，守着自己的一道工序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让他们欣慰的是，2006年，湖笔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；2023年，湖州市出台了《湖州市湖笔保护和发展条例》，为湖笔技艺传承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；南浔区同步出台了《湖州市南浔区湖笔保护和发展专项规划》，将湖笔技艺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，构筑政、社、校、企互促互联的保护传承格局。
如今，良好的传承氛围也赋予了湖笔新的生长空间。走进湖笔世家“双鹿湖笔”门店，簪笔、青花瓷笔、珐琅彩笔……各种制作精美的湖笔文创产品映入眼帘。90后店主姚玉艮是邱昌明收的“关门弟子”，她告诉记者，湖笔不断跨界，创新款式颇受年轻人追捧。
这几年，以姚玉艮为代表的新一代湖笔人，不断推陈出新，开网店、拍短视频、网上直播……赋予湖笔新内涵，用不同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湖笔。
如今，邱昌明早已退休。不过，每个月他总要回几次善琏镇，到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湖笔厂指导年轻的制笔匠人。“真的还是忘不了这支湖笔。”邱昌明说。
这几年，邱昌明也乐见善琏镇的变化——镇政府文化墙展示着湖笔保护和发展条例实施蓝图；湖笔共富工坊里的VR制笔体验馆正在安装调试，将为研学的孩子带来全新体验；镇东湖笔文创园里，3D打印技术正与传统木雕碰撞，诞生出可拆卸笔斗的模块化湖笔……

人文茶座

一场不停歇的『再书写』

何思琦

执一锭墨于砚上研磨，看墨色从焦浓渐至清淡；持一支笔临摹，感受锋颖落于纸上的流畅……前不久，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在北京举行，吸引了不少爱好者前往打卡。
中华文明底蕴丰富，亘古绵长。汉字是文化传承的标志，中华文明的根脉。从甲骨刻符、青铜铭文，到书于简帛、书于纸，3000多年来，汉字一脉相承。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……笔、墨、纸、砚作为传统的书写和绘画工具，在不同时期见证了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的发展历程，更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。
铺纸，研墨，蘸墨，挥毫……中国人的文房是有意境的。一角一隅、一器一物，无不彰显着格调，反映着古人对工艺、审美的极致追求。北宋苏易简著《文房四谱》第一次将笔、墨、纸、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加以论述。可以说，“文房四宝”构建了中国文房的独特文化景观，支撑起古人笔耕不辍的文化生活。
据已知考古发现证明，笔、墨、砚三者早在石器时代即有雏形，虽形态较为原始，但功用已和后世接近。以毛笔为例，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一些彩陶上，可见花纹、线条笔法流畅，专家发现有的留有笔毫痕迹，判断当时已经使用毛笔或类似毛笔的描绘工具。最早的毛笔实物，在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被发现。
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。纸墨的普及，不仅促使了浮雕印章和石碑拓印的流行，也为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，让欧洲从手抄本时代跃入书面文献广泛流传的时代，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。
历经千年淬炼，如今的“文房四宝”早已超越单纯的实用工具范畴，兼具实用性与艺术价值。
或许有人会问，在数字浪潮汹涌澎湃、AI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，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纸和笔，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从小握起毛笔，用稚嫩的小手在宣纸上留下敬畏的墨迹？
器以载道，笔、墨、纸、砚既是中华文化的承载之物，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。当人们真正提起笔，不仅是为了规范书写汉字，更是为了深刻感受书法经典中蕴藏的对自然的敬畏、对人生的思考。在书写中，人们能捕捉到灵动的笔锋，观察宣纸浓淡晕染的变化，嗅到墨香中岁月沉淀的醇厚。在临摹时，更能体会《兰亭集序》的曲水流觞、《祭侄文稿》的激烈情怀……
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将书法课纳入正式课程；当孩子们走进各地简牍博物馆，在片片竹木之书上临摹先人的字迹；当各类“再设计”的国潮文房四宝文创不断吸引年轻人的目光，这样的场景，让人看了不禁欣慰。
在笔、墨、纸、砚的世界里，文化传承是一场不停歇的“再书写”。握笔的手，写下的文字都是对“何以中国”的时代作答。